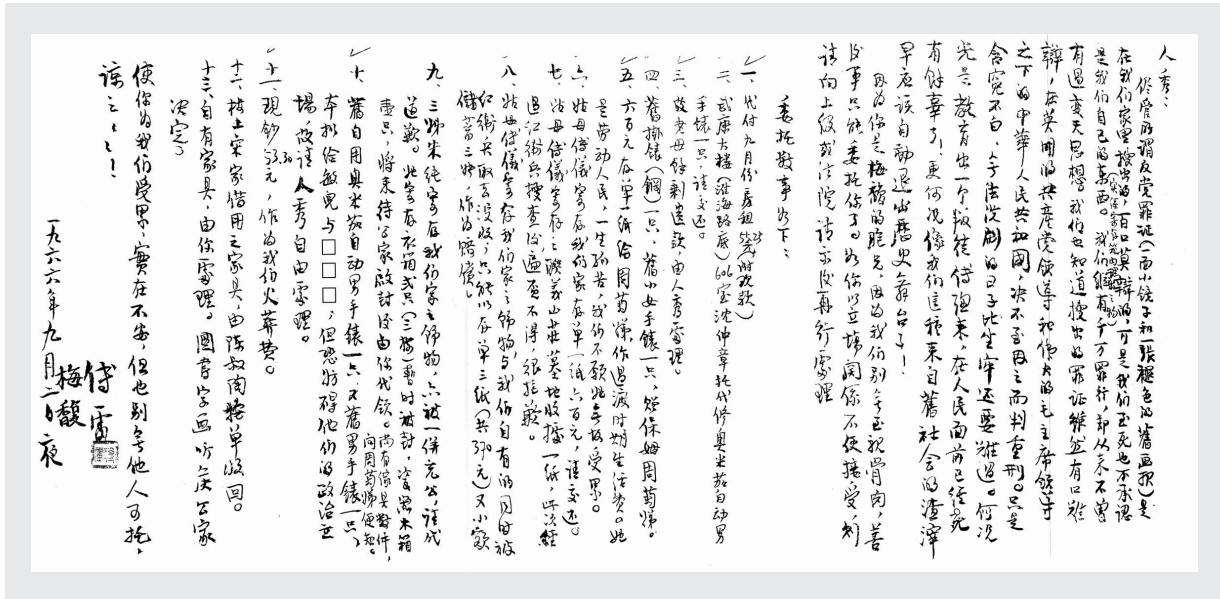


● 管继平

■ 文人尺牍（二十）

昂首天外的仙鹤

——傅雷致宋人秀



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我们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 55.29 元(附现款)。
-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 室沈仲章委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 三、故老母余利道款,由人秀处理。
- 四、旧挂表(铜)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逼竟不得,很抱歉。
-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 370 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 十一、现钞 53.30 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傅雷先生的这一封“绝笔书”,虽不足八百字,然每每读之,总叫人神伤黯然,为之凄绝。当一个人不堪凌辱,决定以一死来抗争之时,居然还处理得如此从容,如此绅士,又如此地为他人着想!在这短短的文字中,傅雷先生的无奈、愤怒、正直、善良乃至高贵与伟大……无不布满于字里行间!柯灵先生事后怀念傅雷时曾描述他“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确实,傅雷先生如仙鹤般之高洁,“不敷衍,不苟且,不妥协”,这就是傅雷的独立精神。每当我读到遗嘱中的他细心地留下了缴房租钱、一大笔保姆过渡款、自

己的火葬费以及红卫兵抄没了姑母寄存的饰物,用自己的存单作赔偿等一系列委托之事时,心里都禁不住地感动,欲哭无泪。然而,此时的傅雷夫妇,表现得愈善良愈从容,如今读之则教人愈心痛愈受伤愈震撼,仿佛受了电击一般,非常精到,据说花了他们整整一个月时间,从中也可见傅雷的执着和教子的良苦用心。

尽管是最后一次绝笔,傅雷依然写得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全篇行中带楷,除了一两句的补充,几乎没有涂改,可见他思考已久,视死如归,毫无心颤手慌手忙脚乱之感。傅雷是一流的文学家、艺术史论家,他虽不是书法家,但承继五四那一辈的文人风范,他的书法也同样具有相当的功底,尤其是他所擅长的中楷,清雅、规矩,尽得王献之的“玉版十三行”之真传。有时其小楷还参以唐人写经体的笔调,落墨丰腴,捺笔拙厚。一九六一年初,为了提升儿子的艺术修养,他从自己所译的《艺术哲学》一书中,抄出一篇《希腊的雕塑》,寄往英伦的傅聪,嘱他闲时阅读。这件六万余字的手稿,就是以写经体的蝇头小楷写成,非常精到,据说花了他们整整一个月时间,从中也可见傅雷的执着和教子的良苦用心。

一本《傅雷家书》百多封信,短的近千,长的过万字,基本都以毛笔书就。傅雷的尺牍书法,也取自“二王”,如与黄宾虹先生的往来书札,皆八行笺的形式,可谓气贯神古,下笔洒脱,线条老到,章法舒暢。其不但擅以毛笔写中文,即便写英文法文也同样娴熟,一支毛笔运用得相当自如。据杨绛先生回忆说,傅雷和钱钟书一起谈书论道时,两人都有对书法的喜好。有时,钱钟书忽发兴致用草书抄笔记,傅雷则以临摹《十七帖》遣兴……

作为文学翻译家,除了众多译著外,傅雷先生的身后,最出名的则是他的“家书”了。这本《傅雷家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以来,几经再版和重版,影响之大,几乎超过了傅雷的“巴尔扎克”。

我们都知傅雷夫妇共有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前者是闻名中外的钢琴家,后者是一名出色的外语教师。但与艺术家相比,教书再出色,也是属于默默无闻的。其实当年弟弟傅敏也想学钢琴,但父亲觉得学琴开支大,家里不能负担两个孩子学钢琴,于是替傅敏选择了主攻外语,长大了或许能像自己一样,当个翻译家。傅雷先生对子女的教育都有非常严密的规划,也非常严格。傅聪就是在他严格的“设计”训练下,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我们阅读《傅雷家书》,等于见证了全部历程。

毫无疑问,傅雷的教育是成功的,但父亲教育的成功,主要还是取决于儿子的成才。在这一点上只能以“成败论英雄”了,否则一较便倒,不具有说服力。所以,当傅聪在父亲的培养下,在“家书”的熏陶下,成为世界一流的钢琴家之后,《傅雷家书》的走红以及经久热销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人人都渴望成功的今天,我觉得“家书”中那句普通而极具哲理的话尤为重要,尽管不断被引用,但我还是愿意再次引用。那就是傅雷对傅聪的要求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记得弘一大师也曾说要“先器识而后文艺”,个中道理一也。如果次序颠倒,舍本逐末,回过头再来补“做人”一课,那肯定为时已晚哉!

一则“公告”

近日,在微信上见到一则“公告”：“九月九日江湖书家梁某某将在许昌博物馆举办展览,然其作品恶俗至极,毫无艺术水准可言,并大造声势,大榜名人,江湖手段,无一遗漏。鉴于此,特要求如下,各位会员不得前去参观展览,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此展览及作者进行宣传评价,共同抵制此类书坛丑恶现象,还书法一片净土。”看来,那位“江湖书家”的确让人生气了,反对“恶俗”作品进入大雅之堂,尤其是那些“拉大旗作虎皮”的底劣水准的展览,是众人所攻的,理应支持。不过,笔者也担心,这种堵止的方式是否合适?如果堵止,让谁来批准何人可以办展,何人不能办展?作为专业协会的脑子应洒洒清,谨之慎之。但展览总是有层次的,有专业展也有业余展,有精英展也有群众展,就是专业展中也有优劣之分,不管怎样,此则“公告”或许对未来的书法展览是一个有益的提示。

截图所想

朋友截图发来一位老师的微信。上面写到:看到一句话,觉得很好,可拈来一用:“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便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换言之,如果你是书协会员,你怎么样,书协便怎么样……此言看似平常却蕴含其理,婉转回应却让人思之良久。其中引言是出自著名学者、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五年前,引言在微博上也热传过,当时有记者敏锐的捕捉到其中之意,便频频见诸报端。的确,一个国家的富强,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一个书协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会员的支持。笔者也想在此摘录一句崔卫平教授的话,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却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请用手掐一下自己,看看疼不疼,看看有多疼,看看自己是否有感受疼的能力。

洪荒之力

自从游泳健儿傅园慧那句“洪荒之力”播出,一夜间,可以说在网络上沸腾起来,甚至比金牌的取得更引人注目,据悉,这“表情包”视频播放量很快达到 3100 万次,其微粉半天就增加 110 万。可能直到今日,“洪荒之力”仍在蔓延,而且深入到了各个领域。从那“标题党”就可得知,什么书法家练出“洪荒之力”,让书法写出“洪荒之力”,小说创作充满着“洪荒之力”,用“洪荒之力”再现古城,A 股随时可能释放“洪荒之力”,汽车秀出你的“洪荒之力”,敲开富裕之门的“洪荒之力”,开学释放“洪荒之力”等等,不管如何“衍生”,如何去吸引眼球,“洪荒之力”靠的还是“硬实力”,靠的是“硬功夫”。

“坐不住”

《上海书协通讯》刊登了沃兴华先生为该报创办 200 期座谈会写的书面发言稿,文稿不长,言辞犀利,尤其是指名道姓批评了某书法班存在的不足。前几天,有朋友说,沃言让有的人“坐不住”了!笔者倒觉得,“坐不住”说明有人还是在乎的。至于说言重了,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对照一下自己,或者上“急诊”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毛病,没有毛病就不要那么惊慌,如果有毛病,该治疗就治疗,该输液就输液,该手术的就动手术。笔者敬佩沃先生的直言,但更敬佩上海书协敢于面对的精神,这不是简单的一篇短文发表,这需要一种勇气,一种求实的工作作风和自我批评的态度。文艺评论需要营造这种氛围,文艺评论是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我们唯一努力的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准。

“征稿”启示

上海市第九届书法篆刻大展征稿正在进行中,此次征稿与上届有几个改进的地方:一是不收参评费,上一届非会员投稿需交报名费 30 元。不过,上届未入展作品一律退还作者,此次需退稿者须交退稿费 50 元,这可能参照了“国展”的做法。二是此届征稿书法作品的形式增加了,册页、手卷、单幅扇面、大字书法、临摹作品等均可投稿。三是把刻字作品纳入了此届展览。四是部分入展作者进行测试,发现问题取消其入展、获奖资格,并且三年内禁止参加上海书协主办的任何展览。可以说此届展览在策划上、要求上在与“国展”接近。但是,也听到一些作者说:谁来当评委呢?书协是否应建立起评审委员会评委库?对有的人展作者进行测试,如果发现问题,对那些代笔代刀的“枪手”怎么处理?等等,相信有要求就有更新,有愿望就有希望。

助教感言

8 月 18 日至 21 日,“徐正濂篆刻班”在上海举办,受到印坛关注。二十多年前,徐正濂老师在全国首办篆刻函授班,曾风云一时,学员达到三百余人。二十多年后,徐正濂老师又再次“出山”?这也是不少朋友关注的话题,笔者有幸作为助教,略知一二。一是近几年来,全国有不少篆刻爱好者来电或微信、短信咨询,希望徐正濂老师办篆刻班,有的还想投奔于“听天阁”门下或加入印友会,在这样的背景下让徐正濂老师再次“出山”;二就像学员所言,“徐老师有一颗火热的心,看得见的是他良好的品行,看不见的是他一颗火热的心”。此言有点“抒情”,但的确也如此。比如,关于此次培训的学费问题,教学组的建议,被他两次否定,费用一降再降;每天他与学员一起吃盒饭,全身心的投入到教学上;在结业典礼上,他又表示,大家回去后要抓紧创作,再把习作直接邮寄给他,他再给学员进行评析。

“中国印”火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会徽”让“中国印”走进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刚刚结束的 G20 杭州峰会的“会徽”又让“中国印”火了一把。有人说:这两方印都没有表现出中国的篆刻艺术,笔者觉得,篆刻的水准可能在这里已不是衡量“会徽”设计的好与不好,而是,它再次让世界亲近了“中国印”,了解了“中国印”。印作为取信之物,信用、责任之象征,更重要的是彰显着中国的悠久历史与传统文化之内涵,熔铸着一种文化的力量与艺术生命力、创造力。这次 G20 杭州峰会的会徽采用的是以隶书简字入印的“中国”印,据说这是为了尊重国际语境而选用此印的,当时,西泠印社也提供了七个不同风格的印章选择。作为印人为之喜悦,在此,也不得不牛一下:篆刻就这么“任性”吗?

● 海上刀郎

砚边微言

(九)

● 王德彦

海派书家掀谭(五)——杨逸

上海的画家,著录介绍颇为详实,为研究“海上画派”及近代上海书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如果仔细阅读,我们还会发现,《海上墨林》不仅资料详实,而且记叙力求重复,表现出杨逸的语言驾驭能力。至于此书对于海派派的意见,顾鹏翔在跋中说的非常中肯:“昔吾邑褚文洲先生撰《沪城备考》,长洲王紫谿先生撰《瀛海杂志》,亦兼载海上之书画家,寥寥数十人耳。兹编自宋元迄今,罗得七百四十余人,考见征闻,博取广收,不遗浅薄,意在悉举所知,用俟方家论正,固无嫌于多识也。杨君能书能画,人咸知之,无俟余言。独此书之成,为人之所不为,扬幽匿光,有功往哲,并足备后人修邑志之参考。不休之事,祝人于无尽,其用意之厚,斯为不可没已。”可以说,《海上墨林》对于海派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先写写杨逸的原因。

杨逸是清末民初时期一位重要的海上书画家,这一点时人都是知晓的,正如顾鹏翔所言:“杨

君能书能画,人咸知之,无俟余言”。但是今天我们除了知道《海上墨林》外,真了解杨逸其书其画的人实已不多。只是在目前的拍卖市场上还偶尔可以看到杨逸的作品。杨逸幼读庭训,少时学书大字,日尽十纸,朝夕临池,寒暑不间。小字亦是十分用功,常常亦是日尽四五纸。杨逸的书法,篆、隶、楷、行无所不窥,尤长八分,规模两汉。其隶书横逸奔放,字形方扁,转折、波磔较为明显,继承了汉隶的率意性,把方笔与圆笔巧妙地融合,以圆笔为主。其结字极为舒展,体态瘦劲开张,富有韧性,意态飘逸自然。杨逸对《石门颂》最有心得。所临《石门颂》古拙自然,富于变化,起笔含蓄蕴藉,中间运用道缓,肃穆敦厚;收笔复以回锋,圆劲流畅。通篇字势挥洒自如,奇趣无穷。其行书参以魏碑笔意,方拙潇散,用笔清秀,结字平和,气息文雅,有深厚的古法功力。初看不漂亮,但可以细细品味。

杨逸还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其山水画的意境在沈周、戴本孝之间。兼擅画梅,取法金农。杨

逸曾先馆于高邕之家,高氏为一代书家,兼擅绘事,后又复馆于邑人毛子坚家。毛氏富收藏,因得纵观其藏品,艺乃大进。杨逸晚年热心于社会服务,兼掌慈善团习艺所。黎明即起,振笔作书,泼墨作画,然后即驱车出门去习艺所,无论天气多么寒冷从不缺席。远近求书者接踵而来时,杨逸便从容挥洒,尽量满足各类求书者的需要。由此可见海派除了“近商”的另外一面。宣统元年(1909),杨逸与姚僧、汪昆、高邕等发起豫园书画慈善会,致力于救灾济贫、举办展览、编印画集等,达二十余年。又假豫园放鹤楼成立宛米山房书画会,并任会长。宣统二年(1910)杨逸又参加了上海书画研究会。可见杨逸在当时沪上书画家的地位之高及其在沪上书画家中的感召力。杨逸作为海派的书画名家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在此还是不能不指出:杨逸的《海上墨林》仍有不尽如人意处。比如《海上墨林》的录入标准是:“弗论诗深旨淡,名彰名彰,汇录于

记”;“凡属能书能画,均归采纳,不存品第高下,严选慎遗之后”;“有涉即录,虽穷乡儿女,亦得以其名字传于后世”。可见《海上墨林》的录入标准并不是很高。以这样的标准衡量,《海上墨林》完全不应该忽略刘熙载。刘熙载居豫园龙门村,主掌龙门书院十四年,著《艺概·书概》,与许多书家都有交集,其书法作品受到诸多学友及弟子的赞许。难道刘熙载还不若一个“穷乡女儿”?然而,《海上墨林》确实失收刘熙载。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海上墨林》收录书画家的标准是否与其《自记》和《例言》所示一致?《海上墨林》的记载是否准确、客观、全面?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有商榷的余地。余绍宋在《书画书录题解》中也指出“是编所收之近代寓贤仅三百家,又恐漏略者不知凡几矣”。《海上墨林》失收刘熙载就是一个例证,而刘熙载的龙门弟子,如袁昶、沈祥龙、李平书等则载入了《海上墨林》。如果说《海上墨林》失收刘熙载可能是因为两人缺少交集,那么《海上墨林》失录王一亭(王震)则令人费解,因为王一亭是海上书画题襟馆和豫园书画善会的积极参与者,俩人应该有比较多的交集。再比如“赵之谦”条的“时游沪滨”之说也不够准确,因为赵之谦真正到沪的准确记录只有同治十一年四月(1872 年)那一次,何以言“时游沪滨”?但是瑕不掩瑜,《海上墨林》在“海上画派”研究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我们应该永远地怀念他。